

凹凸世界

Another end of Terra

2024 / 02

Vol.19

特别专访
粽子淞

本期封面画师
陆轶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拉芙希妮医生面对地上的男人。我们所有的人围绕着他们，静静地低语，就像曾经村庄中，乡亲们等待婚礼或葬礼的开始。这时候，地上的男人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他的胳膊往后拽了一下……

那是源石结晶在推动他的骨骼，牵拉他的神经。

拉芙希妮静默了几秒，轻轻将手放在男人的胸口。最初只是一种气味，并不难闻，却能引发不愉快的联想。大概是三十秒，或者更短，我们听到了他的胸膛，那几声不规则的心脏搏动。这就像是被砍了头的牲畜，生机从脖颈喷涌而出，躯壳的最后抽搐。

"见鬼！那是什么味道！"我突然喊道，那时我才6岁。

大人将我拉住，一个人捂住我的嘴，"闭嘴！那是你爹！"

垂死之人燃烧起来，身体萎缩。这是没有声音的燃烧，橘黄色的火焰升腾，拥抱，然后收缩，流连。一小点东西从火焰中飞出，消逝不见。火光渐强，而芦苇晃荡，我看见火焰中渐渐碎裂消失的人脸，却呈现了蜡灰。一瞬间我会有种莫名的错觉，觉得自己和火焰中的那非人之物是相同之物。

直到燃烧殆尽，地上只余一缕残灰，拉芙希妮医生才像是抽了魂一样，晃了晃，站起来。我看见她站直，对其他大人说了什么，然后转身。她的双腿灌了铅，走得很慢。一模黑暗在她面前，和无边无际的芦苇伴随。我挣脱大人，对她大喊："拉芙希妮医生！你为什么总和死人打交道呢！"

70年后，我的孙女就要大学毕业了。我和我女儿去见她。一路上我都走在前面，而我女儿在我后面不停地唠叨，说我太宠爱她了，也许应该给她找个工作，磨练磨练；我则跟她反复强调，在她找到工作之前应该享受脱离校园的青春，还有你不要再做派来庆祝了，她就是讨厌你的厨艺才去住校的。我女儿刚离婚，日子过得也是一团糟。

我们刚拐进她大学正门的那条街，就看到了街角的她。我女儿冲上去，两人拥抱。这时候街角的一辆大巴轮胎爆裂了，摇摇晃晃的冲了过来。前一秒我还看着她们越过斑马线抱在一起，后脚就发现自己侧躺在街边，盯着一只带在断手上的哥伦比亚手表。手表还在转，滴答，滴答……

不只是一辆车，大巴碾过街道，嵌入另一辆油管车中。我蹒跚的站起来，在满地碎裂的尸体和残片中发呆。然后我突然开始哭喊，喊我的女儿和孙女的名字。我记得我越过两个大腿和一整条肠子，看到一团东西以滑稽的姿态挂在墙上。那是个死人，大概四十来岁，脚上还是平底高跟鞋，却崴成了奇怪的样子。直到眼泪开始流出，我才意识到那是两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嵌合在了一起。我的女儿，她是其中之一，她的脑袋消失了，余下的部分还在随陌生人摇晃，滴血。

小微恩就在边上，我看到她，她倒在一块折断的树篱边。我看见她，她穿着我曾经给她寄去的衣服，被她骂过老土。拿衣服已经变成残片了，随风吹来，吹到我胳膊上，然后远去。我还看见她的胳膊耷拉，喉咙上插着什么东西，不，不……她还有一点气息，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有立刻的死去，而是要这样可怖的弥留？为什么？

"救命！快来人啊！救命！"

没有人响应，没有人来，直到天开始下雨，大雨磅礴。雨天会熄灭火焰，我冲过去，抱住她。她的发丝吹下来，乌黑致密，贴在我的小臂上。我的孙女，薇恩，她的眼神迷离，眼皮撑大，看着我，流出冉冉鲜血。

"救命啊！来人啊！"

我四处张望。然后，我在满地的尸体中，看到了拉芙希妮医生。我眨眨眼，把眼里的水挤了出去，医生便也消失了。

"医生！"我叫喊道，祈求那七十年前的幻影女士，"医生！拉芙希妮医生！救救她，救救薇恩！"

但没人回答，医生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中流着永不停止的泪水，和雨交织交汇。直到那一刻，我感觉到薇恩一颤，不动了，就连流血也变得迟缓。我看着她，她嘴唇翕动，却未能吐露半点东西。没有回答，没有声音，就像雨中沉默的拉芙希妮医生。只有雨水，灰色的雨水从灰色的天空落下，落入世间这片巨大的沼泽地。我的女儿，我的孙女，我最后的两位亲人，就死在这片名为城市的芦苇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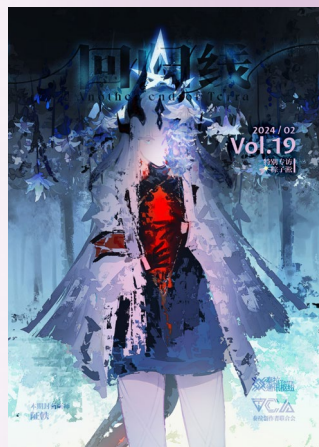
自那之后，我就总是会做梦，梦见那个夜晚，拉芙希妮女士满怀垂怜的点燃我父亲的尸体。我变得呆愣痴傻，也将在几年后衰老死去。而这一次，拉芙希妮女士也不会出现，没有火，只有终点的落寞。可为什么呢，这样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为什么呢？直到最后，我都相信啊，那就是拉芙希妮女士，雨中的就是拉芙希妮女士，她就看着我，无声地告诉我，能在火焰中离去是一种怎样的不容被亵渎的幸运……

可是为什么是我的女儿和孙女，为什么是她们呢，她们要以这样的方式，在雨中破碎逝去，从我生命中消失。为什么啊，拉芙希妮女士，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走这条长达七十年的，燃烧的芦苇之路啊，拉芙希妮女士，七十年，七十年……这条芦苇之路太长了，太长了啊……

源于 绿里奇迹

目录

2	卷首语	广英和荣耀
5	并不正经的罗德岛中学	清篁有筠
9	风雪之隙	阿菌
10	巫王已死	mutyuu
13	药分博士的扯淡日常	Ann
19	天方夜谭	湖光 9909
37	漫画	鱼烤箱
39	干员秘闻	
41	特别专访——粽子淞	
45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粥铺 陈祚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Baka632
视频剪辑 黑骑士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并不正经的罗德岛中学

◎ 清篁有筠

Artist
hdwvgh

责编
广英和荣耀

◆ 龙门警方提醒您，市区限速 50

玛恩纳正蹲在马路牙子上抄交通法规。

前些天斯尼茨终于高抬贵手，把他被没收已久的摩托车从家里寄到了停靠在龙门的罗德中学。玛恩纳太久没碰摩托车，早就手痒了，这天一到下班时间，只见金灿灿的库兰塔第一个冲下教学楼，跨上停在楼下的摩托车扬长而去，喷了一些紧随其后的学生们一脸尾气。

下班高峰期还没这么快到来，给了玛恩纳充分的飙车场地。库兰塔连头盔都没戴，耀眼的尾巴被吹得上下飞舞，在逐渐西斜阳光照射下仿佛一道暗金色的剑光。

——然后，在一个路口，他被一位鬼族女警官生生逼停了。

“市区限速 50。”星熊利落地开了一张罚单拍在摩托车上，“摩托车扣留，七天之后带着罚单和罚金来警局赎回。”

玛恩纳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摩托车

被扣在了路边，但是耳朵都塌到头上了。

他拿了罚单就要走，被星熊拦下：“按照最新规定，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需要抄写交通法规，并协助警方指挥交通半小时后才能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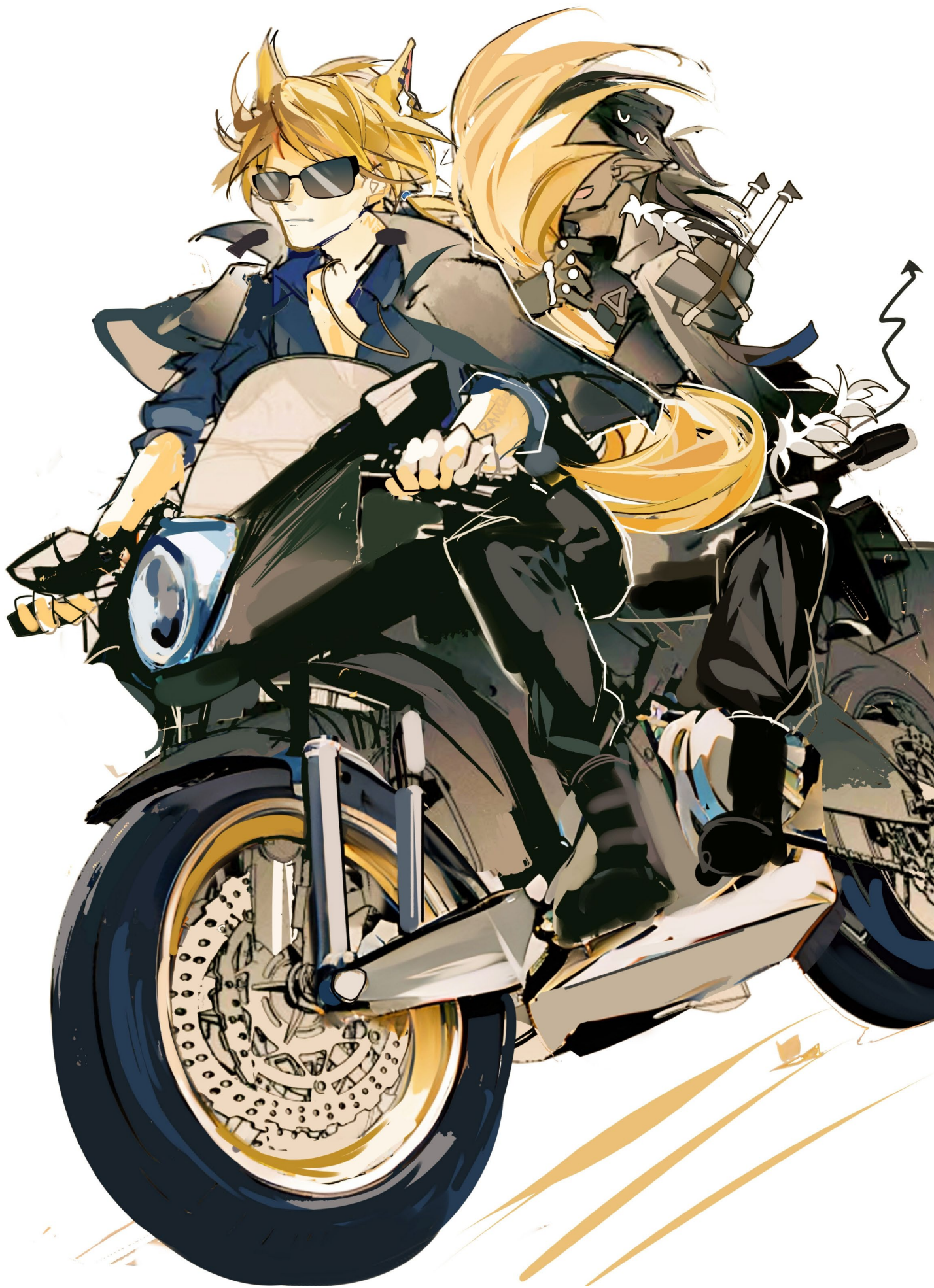
于是库兰塔只能缩着腿，猫在马路牙子上老老实实抄写交通法规。

好不容易抄完，玛恩纳不情不愿地套上星熊递过来的荧光背心。

“这段时间严抓超速，能不能找到人陪你，就看你的了。”星熊道。

幸好下一个倒霉蛋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玛恩纳把那个戴着全盔的埃拉菲亚拦下来，星熊立刻给这个人也来了份罚单扣车大礼包。这人不情不愿地摘下了头盔，翻身从摩托车上下来了。

……“真不巧，车尔尼先生。”玛恩



纳看清这人的样子后生硬地说。

车尔尼看了他一眼，“临光先生为何会在此地？”

玛恩纳看向被扣的摩托车——这会儿星熊已经把车尔尼的摩托车也跟它扣在了一起，“如你所见。”

于是车尔尼在星熊的监督下蹲在马路牙子上抄完了交通法规，然后领到了同款荧光背心，和玛恩纳杵在一处。

过了几分钟，玛恩纳和车尔尼又拦下了一个人。那人原来骑着摩托车在车流间极速穿梭，摩托车车头上还挂着一袋子菜。

星熊在路口另一边执勤，远远看这人、这车，觉得还有点眼熟。直到这人把头盔拿下来，星熊一看心想：完了，我的饭碗，完了。

她对着玛恩纳和车尔尼疯狂比口型：这个不要抓！

然而玛恩纳和车尔尼——不知道是没看见还是假装没看见——星熊合理怀疑是后者——依然遵守规定，把那人带到了星熊跟前。

星熊没敢看面前的文月夫人，连忙说：“我不会给您开罚单的。”

文月夫人摇摇头：“那怎么行，老魏听了要怪我的。”

在文月夫人的要求下，星熊欲哭无泪地开了罚单，把她的摩托车和那两人的锁成一串时手抖了好几次。她双手把车头挂

着的那袋子菜交给文月夫人，颤颤巍巍地指着车尾的那个老魏 Q 版大头挂件，问：“这个……您要不要先拿回去……”她盘算着，万一自己被炒了，说不定还能去罗德中学里当老师混口饭吃……

就在这时，一句呼喊飘了过来：“星 sir，好久不见啊！”

只见一辆老头乐从前面开来。前面开老头乐的是老鲤，后座上搭着 Doctor，再后面……用一根绳子牵着一辆货运小推车，上面坐着一脸生无可恋的阿。

星熊内心还没理清清楚文月夫人的事，不过这不影响她的警觉：“后面那个是什么？非法改装？”

Doctor 笑着说：“不不不没有的事。”说着掏出一把裁纸刀一下把牵引绳割断了。

阿猫猫蹲坐在小车上，做匀减速直线运动，稳稳当地在路中间停下了。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阿：“我 diu——”

星熊一个眼神凉丝丝地看过来，阿顶着压力改口：“——手绢，丢手绢。”

Doctor 一转头就看见了抄完交通规则，准备开始指挥交通的文月夫人，由衷感慨道：“文月夫人果真是相当亲民啊！”

星熊 OS：我求求你别再说了！

Doctor 又一扭头，正好看见了玛恩纳和车尔尼，于是又叫道：“诶，今天是不

是抓超速啊？我学校的老师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执法记录仪的片段能不能发我一份？我回去得好好批评他们啊！”

Doctor 坐在老头乐上渐渐远去，“今天时间不允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聊哈！”尾音消散在夕阳下的微风中。

第二天，玛恩纳和车尔尼被挂上了舰桥。

得知原委后的玛利娅在无以言表的震惊中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叔叔出去飙车被抓了！”

斯尼茨无所谓地说：“没事没事，玛恩纳在卡西米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以前在荒野上开惯了，可能不太记得交通规则的存在了？唉，我早跟他说，他那摩托车还是我帮他收着比较好……”

白垩和黑键从舰桥下走过。白垩不经

意往上瞥了一眼。

然后他又看了一眼。然后他低下头想了想，又看了一眼。他瞪了瞪眼，推了推黑键，指了指：“那……那上面是车尔尼老师吗？”

黑键抬头。

“* 莱塔尼亚俚语 *。”黑键言简意赅道。

到了中午，两人被执法记录仪拍下的被抓全过程在饭堂大屏幕上循环播放。

在某些好事者的发掘下，一张头版标题“夕照区街区摩托车障碍赛”的陈年旧报纸被扒了出来，在冠亚季军领奖照片上，隐约可见那个拿冠军的埃拉菲亚就是车尔尼。

■

风雪之隙

◎ 阿茵

责编
广英和荣耀

诺希斯又想起那个拉着他一同前行在雪地里的少年。

小诺希斯家里的卷轴能从地上堆到炕上，小恩希欧迪斯来访，向老埃德怀斯先生问好之后，熟门熟路摸到书房，摇醒捏着笔睡着的朋友，提醒他下雪之前约好一起去探索的那些雪林里的小屋。

诺希斯拉开驮兽皮的帘子，发现连下了十多天的雪停了，今天是谢拉格冬天极少见的暖日，埃德怀斯的家在山坡上，从窗子里能看见广袤而剔透的雪景。

埃德怀斯家并不会阻止少年们的小小冒险，能多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对卷轴里的记载也能有更多体会。雪林里的小屋是给猎人们准备的，谢拉格风雪天没个准，没有储备足够粮食的土著，会在严寒的空隙之间进入雪林。运气好的话，雪下的黑土里会掏到几窝冬眠的鬃兽。不过对佩尔罗契家那帮子的人口的体型来说，至少一只落单的裂兽才能填平走这一趟的热量消耗。

即便雪停了，雪山之间的风也依然凛冽。两人驾轻就熟地在积雪上行进，年少的菲林握着年少的黎博利的手，热度从大型猫科的掌心传过来。少年们运气相当不

错，中午到达离林边最近的尖顶棚屋，发现之前似乎就有人来落脚。灶坑里的炭火还零星闪着火光，锅子里的肉汤已经凝固，石架上的刀具旁边是处理了一半的猎物。

没一会儿，两个打猎的乌萨斯人各自带着一只爪兽回来了。诺希斯想着这片雪林里的生物分布，而恩希欧迪斯已经和猎人们打听起了埋伏爪兽群的经过。两人帮忙重新升起了火，还偷偷蹭了两口温得暖暖的烧酒，软磨硬泡想要跟进林子里看看——还能帮忙当回搬运工不是。

多年以后，以喀兰贸易 CTO 的身份回到谢拉格的诺希斯，拿着法杖行走在同样的一片雪林之中。前方是带着来自卡西米尔的保镖体验这项谢拉格传统运动的老板。在维多利亚穿了好多年西装的菲林，回到了雪林中，脚步也少见地有些跳跃起来。

突然间，恩希欧迪斯像是看到了什么，毛绒绒的尾巴甩了一下，转过身来，将雪地里的一串爪兽的脚印指给两位同伴看。

让诺希斯想起那个拉着他一同前行在雪地里的少年。 ■

巫王已死

© mutyuu

Artist
迷惑咸鱼大赏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没有生者的声音能穿过死亡抵达冥府，
没有现实的目光能穿透时空望见虚无。
他只是自言自语，他面无表情。

从路德维希大学最古老的高塔之上，可以望见始源之塔的尖顶。赫尔昏佐伦死去的那个夜晚，弗莱蒙特就站在那里，凝望那笼罩在维杜尼亚上空宛若天灾的阴云逐渐散去。他能感知到双子体内的术式一刻不停地运转，有一两个瞬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等待着附着其上的祝福悄然熄灭。直到那些或恢宏或激烈，或刺耳或凄厉的乐声都停息，共鸣管弦发出的最后一丝颤鸣也消失在空气中，一切都静默下来，“嘀嗒”，人们听见武器上的血滴落进血泊中的声音。他们仰望漆黑的至高之塔，一个念头自他们恍惚的头脑中悄然生出：巫王已死。

巫王已死。他的尸体坠落在塔前的地面上，没人敢从那虬结的漆黑须发之中理出死者苍白的面庞；即便那是具已死的躯体，看起来依然伟岸如山，仿佛仍有可怖至极的伟力蕴藏其中，能将任何企图上前染指的人眨眼间化为血肉的雕塑，唯有那双昭著的旋角以残崩的断口宣告着他的败局。黑色与金色的双子终于出现，高举着他从未离身的法杖，他黄金的桂冠。人们脸上终于落下混杂血污的泪水，欢呼更像

劫后余生的嘶鸣——巫王已死！赫尔昏佐伦已死！奥托·迪特马尔·古斯塔夫·冯·乌提卡已死！

在那一声高过一声、俨然要覆没整个维杜尼亚的欢呼之中，唯有乌提卡最古老的高塔之上仍然一片寂静，巫妖们小心翼翼地收好了自己的线头，没人敢去打探弗莱蒙特的脸色。他就那样站在塔顶，一直站到夜色尽褪，新生的太阳升起，直到格哈德那被悲痛与后怕扭曲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老师……我们胜利了。”

弗莱蒙特未发一语，只有格哈德的声音空洞地回响着：

“他死了……他们都死了……”

他伤痕累累的学生被战斗和厮杀催发起的狂热与兴奋已经消散了，现在又被所有牺牲掏空了心神，他受的伤太重，无法再支撑他向弗莱蒙特求得一个答案，只得颤抖着跪倒在地。在这每个人都该欣喜若狂的暴君伏诛之日，格哈德痛切的哭声仿佛一句句哀问，向着自己，也向着空茫的、无法预测的未来：值得吗？有意义吗？用这么多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巫王之死！

“结束了，格哈德。”



弗莱蒙特终于说。这对他来说并非一种胜利，失败也无从谈起，只是结束了。新时代踏上旧时代的残骸，永不停止，永远向前。假使格哈德也活过千年之久，就不会为此这般疑虑和悔恨；即便弗莱蒙特见过莱塔尼亚自古以来所有皇帝的诞生与死亡，也不曾如今天一般长久沉默。他亲手栽培又亲自砍伐的云杉树已然倒下，一切只是结束了，巫王已死。

皇权更替总伴随着流血，而这一次，莱塔尼亚以前所未有的血腥为新皇的即位洗刷历史。维杜尼亚——现在该改称崔林特尔梅——和乌提卡领首当其冲，很快，但凡与乌提卡有一丁点关联的家族不是迅速向女皇陛下献上自己无二的忠诚，就是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举国的清洗持续了数月，此后一切从赫尔昏佐伦疯狂的歧路之上回转入正轨，夜空中再也没有一道照彻莱塔尼亚的殷红，人们都愿意相信所有的血都已流尽。与巫王有关的一切就这样消失了，没有墓地，没有尸骨，没有一件可被私留的遗物；而伴随着一场大火，他贮藏在高塔中的源石技艺领域的诸项成果都被付之一炬，蕴含他一切野心的、几乎触及天空的尖塔业已崩塌。除了那被改写的金律乐章和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与赫尔昏佐伦有关的人、事、物，几乎再无一还被允许留在世上了。

路德维格大学仍然正常授课，只是老师和学生无不沉默寡言，谨言慎行。没人敢询问某一天不再来上课的学生的去处，也没人对临时更换某一位教授提出异议，如今的人心惶惶比起巫王当政的年代，一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离开了。”很多巫妖都对弗莱蒙特这样劝说过，莱塔尼亚的这番动荡是一个预警，巫妖不该卷入任何国家的政治斗争。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收拾实验用具、典

籍和法术卷轴，准备将自己的身影从教室和实验室中悄悄抹去。但弗莱蒙特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照常教他的源石技艺课程，无视校园内针对他传播的任何流言与微词，直到有一个学生在他的课堂上站起来，当面向他质问他与巫王的私交，他的种族，他所有居心叵测、可疑可鄙的言行——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为巫王提供了多少裨益，他的军队、他漫长的寿命、他惨无人道的术式——全都是出自你的手笔！他曾在路德维格大学求学十数年，即位后仍常回到高塔，一定！一定是因为你！”

“他是巫王的拥趸！帮凶！他一定是巫王的残党！”失去理智的学生狂热地呼喊，“抓住他！杀了他！将一切赫尔昏佐伦的残余都扼杀于萌芽……放开我！放开我！我的父亲为抵抗巫王而死！”他挥舞着手臂，想挥开冲进门来的女皇之声的桎梏，直到最后他依然死死盯着弗莱蒙特，妄图从老者的眼中看到被他刺破的伪装，看到无法掩饰的慌乱和恐惧。

女皇的使者向弗莱蒙特致意，将发狂的学生拖出门去，他凄厉的叫喊和大笑萦绕在整座高塔之中，令高塔显得寂静如死。

“瞧瞧你，赫尔昏佐伦。”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个声音打破了凝滞的沉默，学生们看见这位头发灰白的教授嗤笑起来，在这一刻，他显得格外疲惫，甚至于苍老，“瞧瞧你的不朽、你伟大的远见把你的莱塔尼亚变成了什么鬼样子。”

学生们交换着惊疑不定的眼神，又都低头不语，弗莱蒙特恍若未见。他没在对着任何人说话，也没在看着任何一个人，没有生者的声音能穿过死亡抵达冥府，没有现实的目光能穿透时空望见虚无。他只是自言自语，他面无表情。 ■

药分博士的扯淡日常

© Ann

Artist
Danoka

责编
广英和荣耀

博士是熟读药学的，有一种专业和熬夜的美

∞

今天也想去罗德岛交简历上班。然后用我的简历堆满整个人事部。

莱茵生命其实专业不对口，但是似乎也可以试试……

不带别的乱七八糟 tag，就是我写一乐呵。

我流刀可她，名字（代号）是 Ann。真·药学生出身，不出意外可能还是个学药分的。有点相声演员的潜质。专业知识那方面的记忆与其说是还有点印象不如说是刻在骨子里了。

（虽然现在本人不干分析了，改干安评了。不出意外的话罗德岛应当成为我的甲方……）

大概会一直跟某几位奶妈奶爸聚众扯淡。不知道会不会提 cp 向，要是有的话可能是黑钢相声组和流星 * 博士（我）。

北方话频繁出没，毕竟内含相声成分……

1.

其实 Dr. Ann 不是因为想搞科研才读博的。

“当时想的就是找一好点的饭辙。您说我一学药的，不读研读博深造难道要做药代吗。”

“深造是怎么回事？博士的专业要学些什么？”安赛尔纳闷地问

“药代是什么？”末药纳闷地问。

“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们的……尤其是安赛尔你小子，一学医的还本科就参加工作了。”

要说不容易 Dr. Ann 也不容易。当年 Dr. Ann 还不叫 Dr. Ann，成天不是在教室就是在自习室，眼镜片比瓶底还厚头发比眼镜片还薄。一到 ddl 就疲劳到过载，巧克力咖啡磕了不少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睡个昏天黑地。从有机分析物化生化色谱到生理药理人解都得雨露均沾，怠慢了谁都得要你狗命。您说 59 分差点过关？那是老师都救不了您了。到了读研读博就又是



新的故事了……

这些破事没记住比记住了强。被干员们声称是个失忆者的 Dr. Ann 对此感到很不爽，为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这些完全不美好的记忆还一直留着。

“这个故事，可太真实了……”毛发暂时还算是浓密的卡特斯人心有余悸地说。

“药学院还有规律可循。中药院那全都是玄学了……” Dr. Ann 看了眼末药的瓶瓶罐罐，突然想到了被中药识别支配的

恐惧。光是记住那些药材的特征就够费劲了，再记住功效岂不是更要命，还好当年她记没用的东西极快。

“噢！之前我听说过什么‘互为表里’之类的说法配药也会按这个规律尝试。但是凯尔希老师跟我说这里面有些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的地方……”身量小巧的沃尔珀女孩发现了谈话中自己擅长的领域，立刻变得活跃起来。

“……对不起末药。” Dr. Ann 听了这些专业不对口的知识一下子垂头丧气起

来。

“我本科学的是药物分析，就算是天然药化和生药学讲过差不多的主要也是侧重如何提取有效成分那方面的。传统医学只选修过健康传播学，当时还觉得老师在唬人没认真听。”

“嗯……什么都是要学的嘛，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药理学啊天然药化这些东西的呀……说起来在现代医学这方面博士也帮了我很多不是吗，那个什么‘新剂型’也是博士和凯尔希老师一起教我设计的呀。”

“说起来博士居然也会改剂型啊……”一旁坐着的安赛尔若有所思地说。他印象中药物分析只是负责监测新药安全性一类的工作，大体上是个辅助性更强的专业，按理说应当跟药代室那些人在一起。而设计剂型则是由主修药物制剂的人负责的。

“给你们讲个笑话，我读本科的时候药分专业学工业药剂学，药剂专业学药物分析。哦，这个可以给末药——”Dr. Ann起身去书架上抽了本旧书，某几章泛黄的侧边可以看出来经常被人翻动阅读。书上天地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的，高亮部分彩笔划过的痕迹已经快要掉没了。

“这是我当年读本科用的工业药剂学。末药可以看看里面把传统剂型优化成新剂型的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至于你小子……咱们至少本科都毕业了学习资料就可着末药先来吧，我开了那么多信息检索网站的账号也都是整个罗德岛都能随便用了是吧。”末药当然是如获至宝地接了，开心地摩挲着已经有些脏了的封面。

“好啦好啦，博士还有工作没完成，现在还不能休息哦——末药和安赛尔也先回寝室去吧，今天的专业交流会到此结束。”罗德岛的指挥官温柔又不容拒绝地将两位医疗干员请走，又拿来一沓子文件

堆在 Dr. Ann 的办公桌上。

今天的医疗干员求知欲也是一样强呢。

2.

“我可以夜间工作是种族天赋。我上晚班完全不累，所以我来这班岗的话大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安塞尔甩着一双大耳朵保持原样坐在电脑前说，嘴里还嚼着根清香四溢的芹菜梗。半小时之前 Dr. Ann 就看到精神涣散的萨卡兹小姑娘早就挂不住一脸坏笑，换了岗之后迷迷糊糊往寝室走，离开之前还忘了留下她特制的功能饮料——对此她一直怀疑安赛尔选这么个岗是故意的，并且芙蓉在另一个世界里绝对有个一米八四大个子还戴反光眼镜的网球运动员亲戚。

“老娘夜间上班是专业天赋。”Dr. Ann 一把薙下兜帽，呈大字状躺在滚轮椅子上。“还有吃的吗？”

“博士晚上应该不吃夜宵少喝咖啡。”安赛尔下意识地说。

“我不喝咖啡，可乐管够就行。”Dr. Ann 开了冰箱门之后就差把整个人都埋进去了。“没有肉了吗？蛋也成？”

“还真是秋高气爽那啥肥呀~”清爽的草木香气和温柔清亮的嗓音突然混入办公室闷热焦灼的气息。安赛尔也是刚刚才注意大腿下面坐着的裤子和办公椅的海绵坐垫已经汗湿一片了。

“你可拉倒吧，这句话还是你跟我学的。”Dr. Ann 毫不客气地回击。

“晚上不吃点东西的话第二天拉不开弓的，也跑不动，会失去机动性的。”流星倒是理由充足地拉着 Dr. Ann 的转椅靠背把埋在冰箱里的人毫无关怀之意地拽出来，然后自己左手胡萝卜右手炒豆子嚼得

满口溢香。

“要一口吗？”流星把手里攥着的炒豆朝 Dr. Ann 扬了扬——她知道 Dr. Ann 不吃胡萝卜。

“我想吃苹果。” Dr. Ann 没好气地拈了几颗豆子说。库兰塔女人流畅优美的肌肉线条就在她眼前晃个没完，比起来她自己因久坐而堆积脂肪的腰腹和大腿真的弱爆了。

“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去定向越野。这个还是挺锻炼身体的。”流星好像看出了什么似的，没头没脑地说。

“如果不需要在森林里挖蚯蚓吃的话。”

流星发出轻轻的笑声，伸手摸了一把 Dr. Ann 脑后束着的低马尾——喜闻乐见地又掉下来几根，在办公室干净的地板上显得格格不入。

“博士在工作时间要注意影响。”站起来边放松筋骨边围观这两个女人的安赛尔出言提醒道。

“哎，你就敢说我。”

“我怕流星姐拿我补充蛋白质。”

“那你以为说完我你流星姐就不拿你补充蛋白质了吗？”

“虽然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博士也该补充点能量啦。”流星变戏法似的掏出杯冰冻酸奶贴到 Dr. Ann 脸上，塑料杯周围一圈水珠沾了两人一手一脸。

“流星姐你看，博士眼睛都绿了。”安赛尔毫不留情地吐槽道。

而 Dr. Ann 含糊不清地说了声谢谢后便立刻撕开塑封膜大快朵颐起来。冻酸奶不像冰块一样质地致密，松散的空间很容易插进去勺子，流星好脾气地笑着看 Dr. Ann 从杯中挖出大块的酸奶冰块又一脸满足地塞到嘴里——每次都把腮帮子撑得像个札拉克族的小孩似的。

然后流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 Dr. Ann 的一整匣薄荷糖，三下五除二撕开塑料纸就含着糖离开了。草木香气中又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留兰香薄荷味道。

■



Artist: Chronial



天方夜谭

© 湖光9909

Artist
湖光9909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我会为你们写下生命中所有的爱与梦，
为你们守护每一个漫长的黑夜。
我会陪你们走过无边的岁月，
陪你们等待蓬勃的春光。
路还很长，目之所及皆是遥远的前方。



你在梦里，迷过路吗？

如果迷路了，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走，最终会走到哪里？

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走过去是不会留下足迹的。微小的火焰会被吞噬，风也藏进芦苇荡里，没有人能看到荒野的尽头还有多远。可我却并没有感觉到疲惫，我知道，只要我停下，我就再也走不动了。

我看到面前有一团火光在摇曳，我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想要追上那团火。我就这样在芦苇丛里越走越远，直到我发现周围所有的景色都一模一样，我分不清方向，找不到来时的路，不管我拨开多少芦苇，都只能看到更深处一望无际的草丛。

那些随风摇曳的芦苇比我还要高，把我小小的身影淹没在一片灰蒙蒙的颜色中。

野外的天空，总是比城镇里的要更清亮一些。一望无垠，漆黑的天幕上每一颗星星都能看得清。没有楼房林立的遮挡，仿佛可以从这一头看到最远的那一头。

我用手丈量着天空的大小，直到我将手臂伸直，也无法触摸到另一端。星光在指尖闪烁，我盯着看，慢慢的，慢慢的，困意涌上来，在晚风清冷的吹拂下昏昏欲睡。也许就这样睡过去，今晚可以做一个不错的美梦。

——拉芙希妮。

是在做梦吗？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那声音就像是蒙蒙的白雾深处传来一般，朦胧又模糊，如同一只手突然抓住我，让我猛然惊醒过来。

——拉芙希妮——

我泪眼朦胧的抬起头看向声音的来源，我看到一张和我几乎一样的面容在泪光中逐渐清晰，她对着我伸出手，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责怪，也没有焦虑，就好像她平时那样没有任何变化。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拉芙希妮？

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刚刚只是在眼眶中聚集的眼泪涌出来把脸颊哭的湿漉漉。我紧紧的抓住她的手不放，几乎浑身都在发抖。

——对不起，姐姐，我只是想……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怎么敢一个人乱跑。

我没有忘，正是因为我没有忘才会一个人乱跑。只为了寻找到书中描绘的，生长在芦苇丛中最漂亮的那朵花送给她当礼物。但我没有找到和插画里长得一样的花，却好像在一场梦中越走越远，远走越偏。而她也像是一场梦一样出现，找到了我。

我突然羞愧了起来，果然我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笨蛋，而她不管做什么都会那样完美的做到最好。我怎么会把一件原本应该很好的事搞砸呢？如果她知道我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理由就迷路到这样的荒郊野外，她会嘲笑我吗？只是这样想着，眼泪就再次在眼眶中汇集。

而在泪珠马上要滑落下来时，温暖的指腹却抚过我的眼角将它拭去。姐姐牵着我的手，带我走上回家的那条路。

——回去吧，拉芙希妮，今天的功课还没有完成。

我低着头跌跌撞撞的跟在她身后，许久我才鼓起勇气抬起头看向姐姐的背影，月光从她的头顶洒下来，她的发色变成清冷的淡白，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远。看不透她，也猜不出她的想法，她永远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并且坚定不移的走过去，但我却只能跟在她的身后，踏着她的脚印和她走过的路。愈发强烈的羞耻心让我不敢再直视她的背影，再次把头低了下去。

——对了，拉芙希妮。

面前的姐姐突然开口，我像是受到惊吓一样猛的抬起头，她背对着我，背影在黑夜中模糊不清。我仿佛听到遥远的草丛里传来悠扬的哨笛声，被拉的很长很长，又在晚风中慢慢碎成无数个音符，伴随着月光洒满了每一株随风摇曳的芦苇。

——拉芙希妮，生日快乐。

—天方夜谭—

· 二 · 魔王和勇者 ·

居无定所的人，会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浪。他们四海为家，脚步不停，能走的很远很远。

但他们并非没有目标，或许他们能看到的最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勇者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勇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她要找那个传说中残害百姓的魔王，然后向魔王发起挑战，为民除害，彻底消灭这个恶贯满盈的坏蛋。

在那些传说中，魔王会操纵着漫天的烈焰将一切都化为灰烬，只要是魔王经过的地方都会寸草不生，生灵涂炭，如果有人和魔王对视，就会马上变成一堆飞灰随风消散。

可是勇者不怕，她的武器只有一根长矛，她的铠甲很破旧却牢牢的穿在身上，饿了她会采野果，渴了她会喝泉水，可她找了很久很久也没有发现魔王的踪迹。但勇者并没有放弃，只要有一点点线索，她都会马上赶过去调查。

直到有一天，她在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医生，那位医生看起来十分的和善，虽然一副不善言辞的模样，却会将自己温暖的手伸向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这个人似乎和勇者有着相同的目标——她也在一路走过那些荒芜追寻着魔王踏足过的土地。勇者觉得她是一个正义的好人，所以邀请她和自己同行。

医生的沉默，在勇者的眼里看起来就像是默许一样。

最终两个人成为了同伴好友，一路上互相帮助，把酒言欢，勇者很好奇医生过去经历过什么。医生跟她讲述了自己曾经生活的城镇，那些干净的街道，行色匆匆的路人，一排排漂亮整齐的房屋，和仿佛永远都灰蒙蒙会下雨的天空。

医生说，那才是家。

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回到心中期盼的家乡。哪怕它阴沉沉的，哪怕冷风会吹透单薄的衣衫。但只有在感受过寒风彻骨之后，燃起那一簇炉火才会变得格外珍贵和温暖。

勇者被医生描述的美好幻想感动，那天晚上她躺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看着遥远的夜空，一颗一颗的数着星星，她在想，等到自己打败了魔王，她就帮助医生回家，回到那个有着漂亮的房屋和干净街道的小镇。如果那个小镇不在了，她就帮医生重新找一个一样的地方。

然后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的露水滴落在勇者的鼻尖，她在睡梦中模模糊糊的醒来，突然发现医生不见了，就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所有的踪迹都消失了。

但她放在树边的长矛上有一张小纸条，勇者看完才知道，原来一直同行的医生就是她心心念念想要寻找的魔王。魔王厌倦了曾经作恶的生活，所以换了一个身份想让被自己烧过的大地重新变得生机盎然，想让那些自己伤害过的人重新被治愈，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再次踏上归乡的路。

可她不能再和勇者同行了，虽然她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她们终归不是一路人。

分道扬镳是她们唯一的结局。

故事里并没有写出勇者在看完纸条以后的想法，她只是继续拿着她的长矛，继

续她的旅程。因为她知道，这条路是走不完的。

在某一天，她照旧从树枝上睡醒时，晨曦抚摸着她的双眸，金色的光芒流淌在她的瞳孔中，温柔的仿佛昨晚的美梦还没醒。

她好像看到了医生同样温柔的笑容，又好像听到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也是流浪的人，我看不到我的目的地，但我觉得它就在前方。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能看见那一簇温暖的火光。

——它小小的，亮亮的，却不刺眼，足以让人在黑夜中安心地入眠。它是燃烧在瞳孔中的许愿星。

——如果问我有什么心愿，我希望在重生后的原野上，再也不会看到那些无措的眼睛。他们都会像篝火那样，小小的亮亮的，很温暖。

——风笛，你会追随着朝阳一直走下去吗？

—天方夜谭—

· 三 · 恶龙和雄狮 ·

——但是，这个故事并不完美。

在姐姐讲完一个故事以后，我揉了揉有些困倦的眼睛，不由自主就说出了口。在一片寂静中我突然清醒过来，恐慌中我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看到她生气的可怕

模样。

而她却只是翻了一页书，头也不抬的问我。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完美的呢？

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完美的呢……我不清楚，但我觉得故事的结局中，魔王和勇者应该和好，她们应该重新成为朋友，并肩作战，因为她们的想法是那么的一致，有什么隔阂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没办法破除的吗？

——分道扬镳不该是她们最终的结局。

我总是喜欢把一切想的过于美好，我惧怕着事物的阴暗面，就如同我畏惧黑夜和噩梦。可是姐姐不一样，她什么都不怕，因为她会用火焰驱逐毁灭所有她不喜欢的东西。我是她的妹妹，我却没有学会这一点。

——是吗？拉芙希妮，你是这样想吗？那如果魔王曾经杀害了勇者的亲人和朋友呢？你还是觉得她们可以和好吗？

姐姐总是能一针见血的直击他人的内心，而我却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嘴角扬起一个——没错，在我看来十分不屑的弧度，那个笑容充满了嘲讽和轻蔑，好像在否定我那些天真的想法。随后她就翻开书页重新寻找了一个故事，她淡然自若的神情就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还是不想睡吗？没办法、谁让今天是我们的生日呢？稍微纵容一下也没关系。那接下来，就给你讲一个恶龙和雄狮的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被一只恶龙统治着，它太过强大，所以没有人敢反抗它。它统治的方式就是帮助人们实现愿望，但代价是人类要献上自己的灵魂成为它的仆从。

——人类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有些人想要治好疑难杂症，有些人想要金银财宝，有些人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有些人想要成为一个领地的领主……愿望越是贪婪，恶龙从人类身上分割走的灵魂也就越多。而失去了灵魂的人死后是没办法进入天堂的，所以人类只能小心翼翼不敢违抗恶龙，生怕会堕入地狱。

——人们并不明白，他们的贪婪也铸就了恶龙的贪婪。他们想要的越多，恶龙的胃口也就越大。人类的生活也就愈发的苦不堪言。

——直到有一天，一只雄狮出现了，它号称自己有办法杀掉恶龙，让人们恢复原本自由幸福的生活。

——雄狮有一把专门用来屠龙的宝剑，它与恶龙搏斗了三天三夜，最终它顶着恶龙的火焰，将那把宝剑刺入了恶龙的心脏。

——从此，狮子变成了大地的主宰统治了人类。它将自己的子民带了过来，入侵了这片曾经属于恶龙的国土。恶龙的子

民受到了压迫和歧视，他们要为狮子耕种，自己却吃不上一口面包。

——接下来呢？拉芙希妮，你已经猜到了吧？恶龙的血脉还在延续，终于，那些受到压迫的人们，等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继承人，他们真正的领导人。

——而这一次，这位继承人如出一辙的夺走了人们的灵魂。复仇的火焰在大地上燃烧，可恶龙的继承人却让那些倒下的人又重新站了起来，他们用仅存的意识走向自己想去的地方。亲手点燃火焰，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

姐姐合上了书，故事讲完了。我抬起头，看向她那张隐藏在一半阴影中有些模糊的面容，突然问了一个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问题。

——姐姐、说的是谁呢……

她的指尖落在我的脸颊，我第一次觉得她的爱抚是那样的温柔和陌生。

——这只是一个故事喔，拉芙希妮。

—天方夜谭—

· 四 · 猫爬架与猫 ·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姐姐给我讲故事。

而多年以后，我也收到了姐姐最后一次送我的礼物。

姐姐会称赞我手中的长枪燃起的火焰

很漂亮，很耀眼，可我明明每次都只会发抖。

我的火焰太过灼热了，烧的我很疼。我的颤抖出卖了我的胆小和懦弱，从很多年前开始就是这样。我越是想改，就越是暴露我的恐惧。时间一点一点的向前，我也让她越来越失望了吧。

我再次回想起那个故事才突然意识到，很多事不是一下子就走到现在这一步。只是我太过迟钝，我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我不喜欢我现在经历过的一切，我没有勇气伸出我的手，我也没有能力帮助任何人。当我站在数不清的塔拉人渴望的双眼面前被他们注视着，被尊称为“领袖”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和恐慌。无穷无尽的羞耻像是潮水一样席卷而来将我淹没，我的麻木看上去那样的可笑。我不敢抬头，不敢去看他们的眼睛，我的视线像是过街的鬃兽一般逃窜，我只想当做他们不存在。

不要，不要这样称呼我……不要这样看着我……不要把你们的期待都加在我身上……我压抑的几乎要无法呼吸，我想转过身落荒而逃，可我在动摇的瞬间仿佛感受到身后有一道锋利的视线在推着我的脊背，让我无法挪动脚步。

我只能在颤抖中抬起我的手，学着她的样子，声如蚊呐般的说出她为我准备好的演讲。

——前进，深池的战士们！

台下的欢呼声震天响，他们看到的只

有一条点燃了战火，为他们烧出前进道路的德拉克。没有人会关心我外套下早已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和我强撑着才能站直的瘫软身躯。我只希望这一切能快一点结束，哪怕只是快进到晚上该睡觉的时间，给我一点点独属于我的安宁。

可噩梦不会放过我，在梦里也会被火焰追逐烧灼，在灼热的空气中无法呼吸。等我终于醒来拼命睁开眼，才发现这一切原来不是梦，我的火真真实实的在眼前蔓延，只是因为我不敢睁开眼睛去看才会产生逃避的错觉。生命转瞬即逝，连一句呻吟都没有发出，灰烬轻飘飘的撒满地面，又被无数双鞋底践踏而过，那样的低贱和轻微。

——你为什么不能动作利索一点呢？你想让那些围观的士兵都觉得领袖是个优柔寡断的废物吗？

——你能不能不要给领袖丢脸了啊？喂，我在跟你说话，给点反应啊！

——啧，又在发呆了，我真是恨不得……

不要、不要说了，不要再继续了……我抬起无法克制颤抖的双手抱住头，捂住耳朵，试图隔绝那些咒骂和哭喊。不管我把耳朵捂的多用力，依旧有可燃物燃烧时的声音从我的指缝钻进来。

——好啦好啦，你也差不多该住口了吧？领袖让我告诉你，她有新的工作要交代给你，你再不去找她，任务可就被其他人抢走咯？

我的手指轻轻颤动一下又慢慢松开，我清晰的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拂过我的耳畔，轻快，悠扬，只是那样简简单单又毫不在乎的语气，就帮我赶走了所有我不想听到的声音。直到周围安静下来，我才抬起头，她来到了我身边，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放下了一本书就哼着轻快的曲子转身离开。那是一本维多利亚诗人写的诗歌集。我依稀记得是我在不久前提到过的，我一直很想看的那本书。

她转身的时候发尾擦过我的眼角，一片模糊的绿色在湿漉漉的光芒中逐渐远去。

身边突然传来一声轻飘飘的喵叫。我伸出手，那只可爱的小生物灵巧的跳上我的膝盖，用软乎乎的小脸蹭着我的掌心。

它柔软的仿佛一团甜丝丝的棉花糖。

— 天方夜谭 —

· 五 · 天秤两端的点火之人 ·

——可我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在磅秤的另一端。

灰烬从掌心彻底散去，原本没有风的，但热浪却源源不断，哪怕那些火焰消失殆尽也不曾退却。我仿佛什么都看不到了，就好像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片虚幻的影子。

没有人打扰，安安静静的，明明街道上到处都是四处在逃亡的人群。他们在尖叫，在呼救，在哭嚎。他们的绝望伴随着

空气中焦灼的血腥味和烟尘气，他们渴望中的救援仿佛永远也不会到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来着？

啊……是那个勇敢的塔拉姑娘被处刑的地方。脚步沉重到无法挪动，她在最后一刻的眼神从坚定变为恐惧，那是对我的恐惧，对我的火，对我的身份。对她来说我不是深池的领袖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夺取了她性命的恶魔。

没错……就是恶魔，是用火焰把一切都化为灰烬的罪恶存在。只要我还存在一天，就无法挣脱这样的命运，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就会继续烧灼着生命，吞噬着灵魂，火会一直蔓延，一直到……将那最后的希望也撕裂成碎片。

我的火，我的灵魂……

仰起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太阳也被迷蒙的烟尘遮掩，空中炸开的光芒如此刺眼，巨响在耳边掠过，黑暗一瞬间铺天盖地，黑色的结晶如同无数锋利的小刀朝着我迸射而来。

只要我稍稍挪动脚步就可以躲开这无数飞溅起来的源石雨。

可最终却只是选择闭上了眼睛，任由那炸裂的声音越来越近……

好……痛……好痛……我还活着？为什么我还活着……大脑被塞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画面，眼前那本就模糊的虚影变得五颜六色开始晃动，那些黑白的画面都被涂抹了凌乱的色彩，就像是小孩子用蜡笔

乱画的涂鸦。那些画面撕扯着神经，仿佛从火焰中伸出无数只手来，直接抓向了我的双眸。锋利的指尖插入那缩紧的瞳孔，一路向上蔓延，扣住整个眼球就像要撕扯下来。耳膜也在不断的震荡，令人恐惧和恶心的笑声不断深入骨髓。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拉芙希妮——

他们在嘲笑我，身为一只纯血的德拉克，却只是一个无用的废物，那样懦弱无能，连自己的力量都无法控制，让那么多人死在自己的火焰里，在眼前化成了灰。

——这双眼睛还有什么用吗？只能看着却不能拯救他们。

——这双耳朵还有什么用吗？听到那些惨叫和哭嚎却无动于衷。

——这具身体还有什么用吗？明明拥有那么强大的能力却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掌控。

领袖？影子？所有人的希望？塔拉的救世主？不，拉芙希妮，你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罢了。

你就该这样去死，你的存在只是在玷污你的血统，你的双手，你的火焰，你的灵魂，你那颗已经被灰尘脏污了的心脏，通通都只是垃圾而已……

我听到了夹杂在脑海里那些恶毒的叫嚣，我感觉到了身体上异样的痛楚，我终于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和恐惧，就好像那颗死灰复燃的心脏，它不断闪烁

的光泽和勃动的频率逼迫自己沉浸在噩梦中。

—天方夜谭—

· 六 · 领袖和影子 ·

好冷，好冷啊……为什么我会感觉到冷？从出生开始就伴随的火焰从来都是让我感受到烧灼，我从来不知道冷是什么感受。在曾经设想过的死因中每一个都伴随着炽热。就连我的心脏都仿佛在翻滚的岩浆中沉浮。想抬起手去摸摸自己的胸口，但是为什么动不了？双眸呆滞的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破碎的视线中那些彩色的光芒终于一点点暗淡下来，撕扯耳膜的叫嚣也在慢慢消散。残留的意识依旧在逼迫我的身体去感受无尽的灼痛，却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静谧。

好安静……终于没有人可以再打扰我了，没有那些塔拉人的哀嚎，没有姐姐点燃的火光，没有针对我的咒骂，没有深池士兵们赴死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不好吗？这不是我一直以来都渴求的……没有人打扰的安静吗？

你们终于不会再来打扰我了，你们终于……愿意放过我了。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道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却能清晰的感受到德拉克坚韧的生命倒计时的咔咔声。可那片令人着迷的安静中，怎么会有声音传出？

——拉芙希妮。

我听到了有人叫我的名字。

——拉芙希妮，你在吗？

我回过头，看到了那个和我几乎一模一样的身影，她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目光中是一如既往的冷漠。我以为她要告诉我什么，或者像曾经那样伸出手把我拉起来。但她这一次却没有，她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转身离开。

我突然想冲上去，跟上她的背影，紧紧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不要丢下我，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令人恐惧的寂静和黑暗中。

可我却好像被固定了脚步，甚至连手臂都无法抬起，我想喊出来，却逐渐被黑暗吞没，我抬起头，惊恐的想要抓住些什么，可我的眼睛却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姐姐，姐姐，你在这里，对吗？

姐姐……你知道吗？我记忆中的城镇，有着灰蒙蒙的天空，仿佛随时都会下雨来。人们匆匆走过街道，留下看不见的足迹。那些红色的砖房整齐排列在道路两侧沉默的注视着行人，它们就像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我喜欢坐在窗边看下雨的街。细雨可以洗净一切污浊，可以浇灭滚烫的火，雨水落在窗户上形成蜿蜒的纹路，流淌下来，模糊了视线中所有的景色。我仿佛可以感受到冷风的吹拂，那会让我很舒服。

恍惚间我想起在某个雷雨夜里，我在雷声中惊醒，周围一片漆黑，但我看到姐姐的房间从门缝透着浅浅的光。

她还没有休息么？我悄悄下床走过去，将房门推开一条窄窄的缝隙。

我看到她一个人背对着我，坐在窗边出神的看着外面的萤火。幽暗的光芒映在她的侧脸，我竟然从那双翠绿的眸中看到了……疲惫。

她的眼睛一直那么温柔，看着我的时候充满了光芒，她永远那么高高在上，她失望过，赞许过，严厉过，但我从来没见过她疲惫过。

和我不一样，我惧怕着黑夜，也恐惧新的一天来临，我仿佛永远沉浸在噩梦中。

而她的眼神却只是在告诉我，她还有那么多的事需要做，她野心勃勃，却看不到自己的尽头。

她才是那个一直勇往直前的人，我踏着留下的脚印，也走向了无边。

可是姐姐，我现在……已经不想再感受这令人绝望的寒冷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被你丢下了。

— 天方夜谭 —

· 七 · 追光者和光 ·

我拼命的想要伸出手去抓住那个越来越远的背影，右手如同终于挣脱了看不见的桎梏艰难抬起。可我没有追上姐姐，却在黑夜中看到一丝光芒，白色的，温润的，

那样柔软却又刺眼。光芒只是伸出手，就将我伤痕累累的身躯缠绕。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光芒，或许从此以后我也不会再遇到。

我沉睡在黑暗中，数次惊醒又数次昏迷，我能感受到身上的每一寸血肉都在痛苦中挣扎。我在强烈的痛楚下想让它们燃烧起来，想死的人反而在临死前被激发了可笑的求生欲。

如果她知道的话，会再次嘲笑我的软弱吗？明明是自己选择的路，最后却什么都没做好，连自我了断这样干脆的事我都做的如此失败。

而我梦里看到的那束白色的光芒，仿佛随着我意识逐渐清醒而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好像在夏夜里逐渐远去的萤火，最终在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彻底消失。不会再聆听我，回答我，拯救我，只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懊悔和遗憾。

——为什么要救我？

我没有得到答案，他们只会告诉我，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只要我是病患，他们救我就不需要其他理由。

我喜欢把事情都想的很简单，但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我却偏偏想的更加复杂。我幻想和期待在梦中再次遇到那束光，可它却再也出现过。

它将自己的光芒还给了这片大地，照耀着在黑夜中迷茫的旅人。只要有一颗星星在闪烁，天空就不是沉默的黑色。

无妨，我找不到光，那我就自己成为那样的光。我的火不能照亮所有人，总有人觉得在黑暗里才会更安心。

所以我会伸出手的，别怕，我的火不会伤害任何人。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家乡，回到那个温暖，安静，有微风细雨，有蓝天白云，还有麦田和野花的地方。我要为那些愿意前行的人找到一条路。

或许在大地的某个角落，我还会和那束光相遇吧？或许也有什么事是我能做到的，也是我必须做到的吧？或许下定决心并没有那么难，我该将罗德岛给我的，那些平静的梦想还给他们吧？

我也可以带给想要守护的人一片安宁，我也会像她一样，决定去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会做到最完美，对吗？

直到我踏上那段旅程，我才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勇敢。过去一直活在姐姐的庇护下，很多事我只要按照她安排去尽力做到最好就是完成任务。当我该一个人去面对一切时，我才知道在泥沼之上的人有多么寸步难行。我只能一边寻找着光一边前行，它映照着我清晰的模样。它让我从过去离开，又让我迈入无尽的未来。

我是追光者，我也是光。

荒野上的日出仿佛更加庞大一些，大概是因为视野广阔，那些昏暗又新鲜的光芒洒满整个地平线，深橘色慢慢被晨雾笼罩，又穿透迷茫，像一只大手抚过整片大地。

篝火已熄灭多时，只剩下一缕烟在消散。

我看向太阳升起的地平线，那边有着更加广袤的视野。

原来只要从黑夜中走出来，我就可以看到这么远。

—天方夜谭—

· 八 · 吟游诗人和执旗手 ·

我们是拯救者，不是战争机器，不是杀手，不是暴徒。

但我们所经之路，必会化为焦土，寸草不生，硝烟四起。

傍晚时分的光线会显得十分柔和，深红色的太阳埋进深深的云层中，在沉入地平线的最后一刻再看一眼今天的人间。明天再见面时，也许就是崭新的面孔，也许有些人，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那是维多利亚的夕阳，是最后的光芒，沉睡在瞳孔中渐渐暗淡消逝，天也就完全黑了下來。

我突然停下了脚步，看向身旁不远处的一处草丛，然后我轻轻的蹲下了身子，在火光的照耀下，我看到了一朵娇弱但却亭亭玉立在泥沼之上的野花。花瓣是白色的，花朵不大，有风吹过时就轻轻的摇曳，它的颜色太过鲜艳和突兀，以至于在一片灰暗中一眼就会被人发现。

我轻轻用指尖触碰着柔软的花瓣，它随风摇晃的样子仿佛一个温暖的笑脸。碰到它的瞬间，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会停下来看它的原因，只是想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心中所想到的人。

——苇草，这是你的名字吗？

我的背后随着熟悉的声音落下而僵硬。她的声音不大，语气也十分温柔谦和，彬彬有礼的模样无处不表现出她所受过的良好教育。但即使这样，我依旧会觉得十分惶恐，她那张温暖的笑脸，在我看来如同一张索命符，我只会不由自主的后退。

那是在罗德岛第一次和她相遇。

我知道是她救了我，是她把我带回了罗德岛，我应该好好对她道谢，但我却恐惧她站在我面前，我总是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笼罩在她身上，我知道，那是一位曾经被我亲手处决过的塔拉姑娘，我永远也忘不掉她最后的表情。

我想逃跑，最终我却跌倒在墙角，我恐惧的抱紧了自己的身体，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火焰拔地而起将我的身边紧密的围住。我不知道这燃起的火焰是我想保护自己，还是想毁灭自己。

我听到了尖锐的消防警报，也听到了他人的尖叫。那些嘈杂的声音中我更加的恐惧，抱着头捂着耳朵只想彻底的与世隔绝。

——苇草，别怕，我相信你可以控制住自己结束这一切的，对吗？

——接下来我要走进去了，请拉住我的手吧。我会相信你的，你也要相信我。

她的身影就像是披荆斩棘的战士一般，不容我拒绝，她毫不犹豫的踏入了我的火焰。我看到了激烈的红色正在试图攀上她的指尖，她的手臂，可她却没有停下来甚至迟疑一点点。

……只是再烧死一个人，无所谓，我不在乎，反正所有人都只是火焰的燃料……不要再靠近了，会死的，你也会和她一样被烧成灰的，停下来啊，不要再……

德拉克的火焰燃起就无法轻易扑灭，在金发瓦伊凡的手靠近最外层火焰时，深藏在心底的本能冲破了恍惚的意识，忍受着灼痛一把拉住她的手将她紧紧护在怀中，试图以自己的脊背为她挡住高温。恐惧导致身体激烈的颤抖，手指蜷起抓紧了她背上的衣服。我掌心的灼热也无法覆盖她那温柔又渺小的温暖。

——不要，求求你，不要死在我手里……

——不要死……

——不……

我的身子猛然一顿，挣扎着从那些狰狞的回忆中挣脱出来。睁开眼睛才发现指尖燃起的火焰几乎要照亮眼前的黑夜。

我握紧拳头熄灭那无措的火焰，荒野再次被笼罩在迷蒙的夜幕之下。只有那一抹小小的白色，依旧不屈的迎着风，朝着

路过的每个旅人招手。

我曾经想过很多个再次和她相遇的画面。或许她会询问一大堆问题，或许会质问我的身份，又或许她会想要打我一顿来发泄。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或许她原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最终她只是朝我微笑着，问出那一句——葦草，这是你的名字吗？

我心里清楚的很，是她那天伸出的手让我明白，只要尚有一丝温暖，就不会惧怕漫长黑夜。

前路难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虽身在淤泥之中，但是却向外看到一朵洁白无瑕的花。



· 九 · 上司、心理医生与守护者 ·

原本以为自己的归期遥遥无期，重新站在罗德岛的甲板上时，才发现原来不管多久的时间，都是一眨眼就结束了。

我很喜欢踩在甲板上的感觉，那才是真真正正的脚踏实地。我留下的每个脚印是我终于拥有了安宁的证据。

我曾经很惧怕踏出那道宿舍门。门里就像是一座禁锢我的监牢，而门外则是我向往，又永远无法去触碰的世界。无数个孤独的时光里，我喜欢把窗帘拉的严严实实，门也关的严严实实，就在一片黑暗中隐藏起来，仿佛可以逃避掉所有的罪责，

又会因为这自我妄加的惩罚而抚慰仅存的良知。

每次沉沦在噩梦中，我仿佛都会听到很多年前，姐姐在那个生日的夜晚讲完故事以后回答我的话。

——所谓的改邪归正，那只是一种欺骗，欺骗他人，同样欺骗自己——存在的罪责从不改变，承担的苦难从未消除，若魔王真的诚心改正，她便该死去，在勇者的长枪下以最凄惨的方式死去。

这样就足够了，这就是我应有的结局，都是我应得的。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敢悄悄的走出门，在没有人的空旷走廊里走过，将自己的足迹留下。

当我路过博士的办公室门口时忍不住向里望了一眼，夜已经这么深了，大部分时候都会看到博士还在伏案工作，有时候还会睡着。我很想去给他盖上衣服，或者倒杯热茶，也想陪在他身边帮他分担。房间里开着明亮的灯光，我却站在阴影里，没有勇气追逐那不属于我的光明。

我曾经以为那光明和安宁永远不会属于我。

时隔多日再次踏上熟悉的走廊，依旧是夜深人静，依旧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脚步声，依旧是路过博士的办公室。从微微敞开的门缝中，我再次看到他趴在桌子上睡着的身影。

他那样操劳的人，还会抽出时间去关

心每个需要帮助的干员。每当我从噩梦中惊醒时，看到他在床边就会慢慢安静下来。他告诉我生命的珍贵，告诉我如何勇敢的伸出手去触碰他人，是博士让我知道，我的源石技艺的本质是“重生”而非“焚毁”……

我喜欢他握住我的手时，即使隔着手套也能感受到的力量。每当我本能想要收回手躲避生怕伤害到他，他都会固执的将我的手紧紧握住。

——你在心里相信其他人不惧怕你的火焰，你才会不再惧怕和其他人接触。

——首先你要相信，在罗德岛，或者在其他地方，大家都不会对你有偏见。

——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永远都会选择信任你。

——如果你觉得恐惧，你就告诉自己，他们都在期待着你也回应给他们信任。

——你在他们的眼里，只是“苇草”，只是你自己。

我尝试着去理解他的忠告，学会了咽下炙热的吐息。生命在我的火焰里熠熠生辉，我看到博士由衷的为我选择正确的路而高兴。

他明明一直在为我骄傲，那我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我轻轻推开办公室的门，悄无声息的走到他身边，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外套，小心翼翼的帮他盖在了肩膀上。他的睡颜那

样安稳，又略带疲惫，偶尔会皱一下眉头，又缓缓舒展开，仿佛沉浸在一个漫长的梦里。

我抬起手轻轻的抚上他的眉间，就如同某一天我完成战斗任务回来时，身上带着血污和伤口，而博士拿着消毒后的湿巾帮我擦掉那些肮脏的血迹。他的动作轻柔又小心翼翼，似乎怕弄疼我。他的眼睛在看着我的时候好像有光。我沉浸在他带来的消毒水的味道里，连疼也不怕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人在等着我的归来。

一天方夜谭

· 十 · 一个人的归途 ·

在儿时我曾经迷失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苇地中。

在那天我收获了两个故事。我知道了勇者的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但勇者知道只要一直向前就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我也知道了恶龙的继承人不会熄灭自己的火焰，它带给了人们死亡，却也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成为“影子”以后，我再次走失在一片火光中，我能看到的只有触目惊心的废墟，所以我将自己封闭起来变得麻木。

在终于逃离自己原本的命运时，我又一次变得茫然，我在一片黑暗中看不到方向。

在我知道那位救了我的萨科塔叫什么

名字的时候，我变得喜欢打开天花板上的灯，看着那发亮的光圈发呆一整天。

而在我下定决心离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回到噩梦开始又结束地方时，我才知道这看起来是越走越远的旅途，其实是我的归途。

我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多，但我知道，这是我一个人的归途，我要找到那条路，我要先走过去，那些需要我的人，才会放心的跟上我。

我看到了战争带来的废墟和灰烬，看到了渴望活下去的塔拉人无措又茫然的双眼，看到了尚且平和的小镇里孩子们的嬉戏打闹。我走过村庄，走过荒野，走过白天走过黑夜。我睁开眼睛看到朝阳攀上天空，闭上眼睛时，月光正诉说着温柔的梦。天上的白云是温暖的床铺，盖上夜幕中的繁星就能安然入睡。

我看到了曾经看不到的风景，也看到了她不会看到的泪滴。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姐姐我的梦，它就像是小孩子用蜡笔画的画一样幼稚。在我幻想的土地上，依旧是一望无际的荒野，但那荒野不再只是沼泽和枯草。我也曾经幻想过，等到争端全部结束，世界变得和平，这片大地到处都开满了鲜花，到处都铺满青草的时候，我脱去所有的伪装，就在脚下这片绿油油的色彩里，躺下，翻滚，直到疲惫为止。

我好想让她来我的梦里看看，我曾经幻想过的国度有多美。

我会邀请她踏上柔软的青草地，会为她摘下草地上开出的那朵最美的花。

我会鼓起勇气告诉她，那曾经是我想送她的生日礼物，只是我却在时隔多年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才终于找到。

而她呢？她会是什么反应？

她会不会微笑着告诉我，拉芙希妮，你没有迟到。

她会不会将那朵花插在我的耳畔，然后说一句她很喜欢。

我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在尽头等着我的，就是我心中渴望的全部了。

远处的伙伴们在星空下燃起了篝火，摇曳的人影被火光倒映在地面。他们大声

的唱着歌，吹响芦苇杆做成的哨笛，那些悠扬的音符在黑夜中洒落向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像是晴朗夜空下起无声的细雨。

我张开手，一朵金色的火花从掌心腾起，它小小的，在黑夜中却格外耀眼。它张开花瓣，展示着自己盛开的艳丽模样，又在最美的时候黯然凋零，落在脚下的土地中被泥泞吞噬。

那一瞬间闪烁的光芒中，我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她朝着我微笑，如同我曾经梦寐以求的那样温柔。

——你想对我说什么呢？拉芙希妮。

——……生日快乐，姐姐。

◆ THE END





Artist: 阡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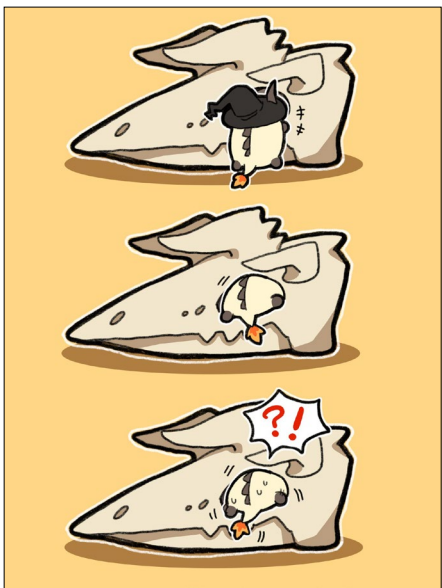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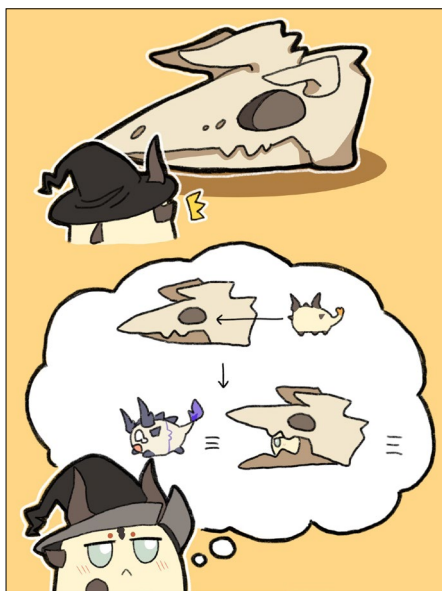
Artist: 幺羽_yyaou



Artist: 幺羽_yyaou

漫画

© 鱼烤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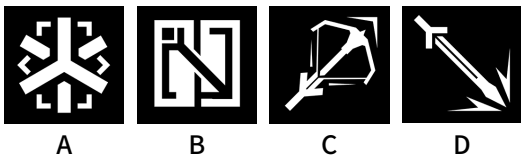
Artist: 悬梁上



真冷啊，之前明明还是那么熟悉的风和雪，阔别重逢竟然变得生疏起来了。有多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温度了？是几个月，还是半年？一年？在那之后，原来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吗？

——塔露拉

1. 在游戏中，除了龙本身作为种族名外，瓦伊凡和德拉克也属于广义上的泰拉龙族。以下哪一职业是这三个种族中的干员中还没有的？



2. 目前游戏中的泰拉龙族干员中，只有3名为男性干员。以下立绘截取部分中，哪一个不是男性干员的？



3. 瓦伊凡实际上不仅仅是种族名称，也是一个地名，干员雷蛇和香草就出身自这里。关于她们的剧情描述，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 香草的身高超过了一米七，比雷蛇和芙兰卡都高不少，但在两位前辈面前她还是唯唯诺诺
- B. 香草特别喜欢饲养源石虫、源石蜗牛等小动物。在拜托博士照看的时候还叮嘱博士不能吃了它们
- C. 雷蛇虽然平时做事一板一眼，但也很通情达理。在一次外勤任务中允许桃金娘等人摘些苹果回去开派对
- D. 在“不义之财”别传中，压迫当地人民的银行作为雇主时，雷蛇无奈之下秉持了雇佣兵的职业道德，以雇主的要求为优先事项

4. 陈和苇草都是具有异构形态的龙族干员。关于这两个人的技能描述，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 赤霄拔刀可同时造成物理和法术伤害，且达到专精三后部署干员时技能就已就绪
- B. 假日风暴在地面上留下的粘液区域可以对隐匿和无敌状态的敌人施加减速
- C. 生灵火花开启后，苇草的伤害类型变为法术，且攻击力提高
- D. 生命火种可以使受到灼痕效果的敌人受到持续伤害直到技能结束

5. 风笛、塞雷娅、陈、伊芙利特目前在公开招募中可以使用高级资深干员词条招募到（小火龙虽然是萨卡兹，但是大概某种意义

上也算龙)。其中哪一名干员无法通过选择合适的词条来必定招募到?

- A. 风笛 B. 塞雷娅
C. 陈 D. 伊芙利特

6. 在干员琴柳实装后，其中文配音因为过于魔性洗脑而出圈，被称为“琴柳感”。将以下四句作战中的语音按照干员档案顺序排列，正确的一项是

- ①你是否想过……朋友不再是朋友，家园不再是家园。
②你有没有听见孩子们的悲鸣?
③你不曾注意阴谋得逞者在狞笑。
④你有没有感受到城市在分崩离析?

- A. ④②③① B. ②④①③
C. ②④③① D. ④②①③

7. 目前游戏中种族为“龙”的干员只有老鲤和陈。老鲤作为风水大师，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本事。阅读老鲤模组“无问吉凶”的故事，将缺失的部分按照正确顺序进行排列填空

“鲤先生，您看这个……看出什么了?”

老鲤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个罗盘，在房间里正反各转了三圈。一手捏诀，口中念念有词。

“你朋友说得对，你这公司开不下去，就是这房子的问题。”

“你看你这间屋子，东面无窗，1，北面悬空，2，南面正对另一栋写字楼，这是3，最要命的，这西面就是菜市……啧。”

“菜市怎么了?”

“4啊。”

“有理，有理！不愧是大师！”委托人凑到老鲤身边，看着空无一字的罗盘。盘面如镜，映着一张愁眉不展的脸。

- ① 难以聚财 ② 冤家聚首
③ 是少阳气 ④ 杀气过重

- A. ①④②③ B. ③①②④
C. ③②④① D. ①③②④

8. 慑砂最早登场于“遗尘漫步”活动剧情中，在对源石武器的改装方面颇有心得。关于他的描述，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慑砂的二技能可以使被延迟引爆榴弹攻击到的敌人攻击力降低一段时间
B. 慑砂在场时，可以使所有被阻挡的敌方受到的物理伤害提高
C. 虽然慑砂平时说话中二气息十足，但那只是伪装成妄想症，必要的时候他还是会好好说话的
D. 慑砂曾在杜林的指导下修好了失控的机器，还被杜林族人的机械造诣所折服

9. 在2023年的除夕夜中，五名干员给博士发来了祝福和礼物。请问以下哪一件礼物是老鲤送给博士的?



A B C D

10. 德拉克作为维多利亚的两大皇族之一，自阿斯拉入主后便被认为已经绝嗣。但其实除了苇草之外，塔露拉的种族也被标记为德拉克。以下关于塔露拉的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科西切在设法使魏彦吾杀死爱德华后，带走了当时还年幼的塔露拉，将其作为养女和继承人抚养
B. 塔露拉看清了科西切的邪恶面目后拒绝继续为其服务，刺杀了科西切，之后因为被科西切的源石技艺纠缠而主动成为感染者
C. 切尔诺伯格事件结束后，塔露拉被罗德岛暂时关押，但被九劫走，随后跟随新整合运动同行
D. 塔露拉和爱布拉娜在维多利亚的沼泽地相遇，战斗后塔露拉拒绝了爱布拉娜的合作邀请，二人不欢而散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惯例问题

特别 专访 粽子淞

Interview



Q 非常感谢粽子淞老师能给我们这个机会，接受专访！请问您可以为读者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A 大家好，我是舞见 coser 粽子淞。在读留学生但是也是全职 up 主，其实我不很清楚我还有什么能介绍自己的部分，嗯……我很喜欢吃火锅！然后我现在睡不着觉起来写采访来着，虽然我还有几篇论文要写，这不重要，总之大家好。（精神状态是这样的）

Q 既然是明日方舟主题刊，那专访肯定少不了方舟啦！粽子淞老师的许多 cos 内容都是关于方舟的，也时常在直播中打集成战略。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接触明日方舟的吗？

A 刚开服就玩了，具体怎么开始玩的还真记不太清了，但依稀记得是被美术风格吸引了。第一个六星就是能天使！我爱小乐！因为刚开服的时候阿能真的非常强力，所以自然而然就坚持玩下来了。我在方舟角色里出的第一个 cos 也是阿能！人生第一次拍正片也是拍的阿能正片！（之后还拍了 kfc 联动皮肤，买了个汉堡王的纸袋当道具 XXD）

Q 粽子泚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干员是谁吗？您是否有出过这位干员的 cos 呢？

A 是莫斯提马！会被蓝色的神秘大姐姐吸引——而且也正是因为喜欢所以反而不太想出 cos，虽然有 cos 过啦，但总觉得自己出自己推满足不了自己的想象（奇怪的说法）。之前和朋友们拍企鹅物流团片 cos 了整整五天莫斯提马，感觉角和光环都要长头上了。然后方舟一周年的时候也拍过 cos 小莫帅气的舞蹈！但之后也不太提推小莫的事儿了，毕竟我推的红蓝天使完全被 yj 忘记了呢赫赫赫赫我 cp 凉了毫无售后这种事情真是太棒啦。

◆ 定制问题

Q 粽子泚老师在国外留学，也有接触大不列颠的各种漫展。粽子泚老师是否有觉得国内外展会有什么区别呢？比如风格，场地，主办思路上？

A 区别非常大 x 因为我是个 coser 嘛，所以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国外的 coser 真的很兴趣驱动？怎么解释呢，就是喜欢这个角色，所以 cos 了，不会太在意自己是否还原或者合适。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大神会自己做大道具和铠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 coser 假发和妆容都非常随意，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在国内的话可能会被当成精彩人的程度什么的 xx

并且国外的漫展，比较注重于“你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所以对 ip 的限制也不是很多。展里游戏番剧电影影视剧甚至 kpop 什么都有，摊位也有卖酒卖食物饮料的。感觉更像一个二次元大派对，但大家都收到了邀请 www

Q 听主编老师说留学总是要投入很多精力在学业上啦。想了解一下粽子泚老师是如何平衡学业和 cos 爱好的呢？

A 虽然大家会开玩笑说我是富婆，但实际上我的家人是不支持我做 up 主的。也正是因为不支持和我们有巨大的矛盾，所以我不得不靠自己赚钱来维系自己的爱好。最严重的时候差点断绝关系和被扫地出门呢赫赫赫赫……但财富自由就可以精神自由！总之他们现在已经管不着我了！也因为我学习并没有落下，他们也找不到借口反对，现在大概是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并且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教育学，我也很擅长学文科和心理学相关的内容，只是不挂科过考试还是很轻松的！但大家也不要觉得我是学霸了，并没有，我只是努力不挂科能够正常毕业就好的混子 xx 平时的话大概就是上课该去就去，不上课就琢磨拍视频的事儿，倒也没有非常需要平衡的地方（甚至没有 due 的时候还挺闲的）。

Q 先前看粽子泚老师也有很多宅舞视频呀，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宅舞相关内容吗？

A 很喜欢跳舞！非常喜欢！但是没人爱看。但我能理解啦，能够欣赏舞蹈的人终究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希望通过舞蹈看美女或者整活，所以像我之前那样只是喜欢，闷着头做是行不通的，所以慢慢的也就搁置了。但我其实一直有在学新舞的，只是不录视频了而已。自从下定决心要靠自己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过后，就不能只是任性的只考虑自己了。

Q 粽子泚老师穿过很多明日方舟的 cos 服吧！笔者有点好奇，粽子泚老师对明日方舟的 cos 服有没有什么穿戴评价呢？比如说有没有觉得哪件衣服穿着过程很麻烦，或者意外发现衣服设计有实用性？

A 舟的衣服真的有很多奇怪的设计啊!!! 因为我比较瘦，而非定制的 cos 服，为了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身型都会留比较宽的放量，所以……掉的我很绝望。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大腿绑带，各种老肩巨滑，完全不符合重力的裙子等等。一般来说我都会留至少半小时的时间专门用于穿 cos 服。不过我只要豁出去把东西粘在身上，不得不说，干员的设计都是很好看的 0

最方便的应该是异德的 cos 服了！就是正常的衬衫马甲短裤大衣和皮靴，属于除了配色奇怪外非常舒适的穿搭 XD 小刻的 cos 服也很日常！就是下半身凉飕飕的 0

Q 对于没有经验，但想要迈入 cos 领域，想要尝试挑选购买服装，出装的读者，粽子泚老师有什么小技巧或者建议吗？

A 玩的开心就好！尽情享受“成为自己喜欢的角色”的过程，不要想太多。

其实论建议的话，我觉得我有很多话可以说，挑重点讲，那就是尽量早一点开始准备！因为 cos 服大货制作周期，假发约毛娘制作周期，约妆娘约道具约摄影，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准备的，一定一定给自己留充足的时间来准备，因为你不确定其中哪一个环节会被背刺（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任何疑问的可以上各个平台搜索，或者你直接找个二次元群问，热情的二次元会为你解答的，不用害羞。如果想出得更好，平时的皮肤保养和身材管理都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必须，看每个人对自己要求啦。





最后啦最后，我们期刊的传统惯例啦！您还有什么想要和您的粉丝朋友们，以及期刊读者们说的话吗？以及如果方便的话，也请您为杂志留下一句赠言吧！

想说的话就是，我暂时还不算最好的，但我会努力让所有喜欢我的人为我骄傲。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种为别人带来什么的人，那种当你想起我，你会向旁人提起“她叫粽子淞，我很早就喜欢她了，她很棒。”的人。也因为一些往日的经历，我所做的事情其实并不被看好。但我本来还蛮不错的，我才不听别人说什么呢。我希望可以在你的注视下站在最高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不会再被推下去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

也希望回归线杂志可以越来越好！虽然你们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仍然坚持纸质刊物的制作，真的非常不容易，但也非常令人敬佩。能够接受采访是我的荣幸。也希望各位读者可以继续多多支持！

而你，我的宝宝，我不知道正在读这段话的你正在处在人生的什么阶段，说实话，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面临一些烦恼。我想告诉你的是，所有的选择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而时光是已经流逝且不会倒流的。所以那些已经发生的一切，仅仅只是成为了你，而当下的你还拥有无限的可能，请大胆的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吧。祝你开心幸福，永远快乐。

而什么时候可爱，都来得及。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 (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



特别专访——粽子淞

并不正经的罗德岛中学

◆龙门警方提醒您，市区限速50

风雪之隙

诺希斯又想起那个拉着他一同前行在雪地里的少年。

巫王之死

没有生者的声音能穿过死亡抵达冥府，
没有现实的目光能穿透时空望见虚无。
他只是自言自语，他面无表情。

药分博士的扯淡日常

博士是熟读药学的，有一种专业和熬夜的美

天方夜谭

我会为你们写下生命中所有的爱与梦，
为你们守护每一个漫长的黑夜。
我会陪你们走过无边的岁月，
陪你们等待蓬勃的春光。
路还很长，目之所及皆是遥远的前方。